捫蝨新話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捫蝨新話

(一)

陳善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儒學警悟寶顏堂祕笈唐宋叢書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寶顏本四卷津逮本十五卷卷次不同條目相等皆不足二百則唐宋本一卷尤殘缺惟儒學本八卷有二百則目錄序跋亦全故據以排印

序

益少之時。初入鄉校。聞游學子道先生之文行。願一識而未之得。既冠。始獲從先生游。聞有所著窗間紀聞一百則。貫穿經史百氏之說。開抉古人議論之所未到。求而讀之。中心躍然。如入武庫。且喜且愕。於是力從先生求廣其所未聞。又數年。先生復出百則以示益曰。吾之精力略盡於此。然世俗方以詞章華贍相夸。吾書之出。恐未免有覆瓿之誚。亦姑俟子雲於後世耳。顧念非子莫可與言者。益因從而析之。合二百則。開以示人。其傳猶未廣也。雖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大羹不和。元酒之尚。典則存焉。先生此書。庸詎無知音知味者。而終於黔黷而已乎。其後十年。先生由大學登甲科。求官於時宰。嘗以示二百則爲所業投獻。□國陳公以爲著書立言。宜爲學官。遂俾錄成均之教政。時則乾道之己丑也。惜乎負抱儒業。晚得一命之爵。曾不得食寸祿而死。識者悲之。先生詩文甚多。散失無幾。未暇掇拾。然筆力高妙。其得意處。奮髯太息。自謂前輩不減。今蠹書肆中。有論十篇。乃先生爲諸生時所爲贄見祭酒周公敦義者。或託以王龜齡侍郎之名。非也。若其場屋所試。不肯蹈襲時文。畦徑獨出。硬語橫空。排奡。故往往不爲有司所喜。間遇明眼。則置高等。士之在太學者能言之。益承學晚。謬於從游中爲日最久。常慮其書泯沒。故爲序其傳授之大略。先生名善。字子兼。福州羅源人。其曰窗間紀聞者。先生嘗易以今名捫蝨新話云。

淳熙元年孟夏朔日。門人錢塘陳益序。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一

宋 陳善 著

文章以氣韻爲主

文章以氣韻爲主。氣韻不足。雖有辭藻。要非佳作也。乍讀淵明詩。頗似枯淡。久久有味。所謂李杜不及也。此無他。韻勝而已。韓退之詩。世謂押韻之文爾。然自有一種風韻。如庭楸詩。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不知者便謂語無工夫。蓋是未窺見古人妙處爾。且如老杜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此又可嫌其太易乎。論者謂子美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浮沈。便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氣象。予亦謂淵明藹藹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當與豳風七月相表裏。此殆難與俗人言也。予每見人愛誦影搖千丈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之句。以爲工。此如見富家子弟。非無福相。但未免俗耳。若比之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便覺氣韻不侔也。達此理者。始可論文。

詩之雅頌卽今之琴操

詩三百篇。孔子皆被之絃歌。古人賦詩見志。蓋不獨誦其章句。必有聲韻之文。但今不傳爾。琴中有鵲巢、騶虞操、伐檀、白駒等操。皆今詩文。則知當時作詩皆以歌也。又琴古人有謂之雅琴頌琴者。蓋古之爲

琴。皆以歌乎詩。古之雅頌。卽今之琴操爾。雅頌之聲。固自不同。鄭康成乃曰幽風兼雅頌。夫歌風安得與雅頌兼乎。舜南風歌。楚白雪辭。本合歌舞。漢帝大風歌。項羽垓下歌。亦入琴曲。今琴家遂有大風起力拔山之操。蓋以始語名之爾。然則古人作歌。固可彈之於琴。今世不復知此。予讀文中子。見其與楊素蘇瓊李德林語。歸而援琴鼓盪之什。乃知其聲。至隋末猶存。

文章造語有工拙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同造朝。方論文次。適有奔馬踐死一犬。遂相與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今較此二語。張當爲優。然存中但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則又渾成矣。予觀鳩摩羅什及竺法護所譯經。法護曰。大衆圍圞坐。努目看世尊。羅什卽云。瞻仰尊顏。目不暫捨。不惟語工。亦自省力。卽此可以卜才之長短。

石髓

晉人虛無。類多欺誕。予觀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視之則已爲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尤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溫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爾便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故東坡因謂使康當時杵碎或楷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晉人固好奇無實。而坡復以仙經爲信。無乃又一徑庭耶。

畫工善體詩人之意

唐人詩。有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之句。聞舊時嘗以此試畫工。衆工競於花卉上粧點春色。皆不中選。惟一人於危亭縹緲隱映處。畫一美婦人凭欄而立。衆工遂服。此可謂善體詩人之意矣。唐明皇嘗賞千葉蓮花。因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也。而當時語云上宮春色。四時在目。蓋此意也。然彼世俗畫工者。乃亦解此耶。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

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世傳以爲戲。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元暉曰。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曰。古人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前代作者。皆知此法。吾謂無出韓杜。觀子美到夔州以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退之書記。鋪排收放。字字不虛。但不肯入韻耳。或者謂其殆似甲乙帳。非也。以此知杜詩韓文。闕一不可。世之議者。遂謂子美無韻語。殆不堪讀。而以退之之詩。但爲押韻之文者。是果足以爲韓杜病乎。文中有詩。詩中有文。知者領予此語。

文章由人所見

文章似無定論。殆是由人所見爲高下爾。只如楊大年、歐陽永叔。皆不喜杜詩。二公豈爲不知文者。而好惡如此。晏元獻公嘗喜誦梅聖俞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之句。聖俞以爲此非我之極致者。豈公偶自

得意於其間乎。歐公亦云。吾平生作文。惟尹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意處。然則於餘人當有所不曉者多矣。所謂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不可以口舌增損者。殆虛語耶。雖然。陽春白雪而和者數人。折楊黃華則嗑然而笑。自古然矣。吾觀昔人於小詩。皆旬鍛月鍊。至謂吟安一箇字。撚折數莖鬚者。其用意如此。乃知老杜曰。更覺良工心獨苦。不獨論畫也。

東坡文字好嫚罵

魯直嘗言東坡文字妙一世。其短處在好罵爾。予觀山谷渾厚。坡似不及。坡蓋多與物忤。其游戲翰墨有不可處。輒見之詩。然嘗有句云。多生綺語磨不盡。尙有宛轉詩人情。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蓋其自敍如此。又嘗自言性不愼語言。與人無親疏。輒輸寫肝臟。有所不盡。如茹物不下。必盡吐乃已。而世或記疏以爲怨咎。坡此語蓋實錄也。坡自晚年更涉世患。痛自摩治。盡去圭角。方更純熟。故其詩曰。我生本強鄙。少以氣自擠。扁舟到江海。赤手攬象犀。還來輒自悟。留氣下嗳臍。觀此詩便可想見其爲人矣。大抵高人勝士。類是不能徇俗俯仰。其嫚罵玩侮。亦其常事。但後生愼勿襲其轍。或當如魯直所言爾。然予觀坡題李白畫像云。西望太白橫峨嵋。眼高四海空無人。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涴吾足乃敢嗔。又嘗有詩曰。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且自言我所謂君者。自王茂洪之流爾。豈謂此等輩哉。乃知坡雖好罵。尙有事在。

歐陽公喜梅聖俞蘇子美詩

韓退之與孟東野爲詩友。近歐陽公復得梅聖俞。謂可比肩韓孟。故公詩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也。蓋嘗目聖俞爲詩老云。公亦最重蘇子美。稱爲蘇梅。子美喜爲健句。而梅詩乃務爲清切閑淡之語。公有水谷夜行詩。備述其體。然子美嘗曰。吾不幸寫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堯臣。此又可笑。

自悟前身

舊說房琯前身爲永禪師。婁師德前身爲遠公法師。豈世間所謂聰明英偉之士者。必自般若中來耶。近世張文定公爲滁州日。遊琅琊山寺。周行廊廡。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命左右梯梁間。得經一函。開視。卽楞伽經也。味經首四句偈。遂大悟流涕。知前生事。東坡前身。亦具戒和尙。坡嘗言在杭州時。嘗遊壽星寺。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石處。故詩中有前生已到之語。此皆異事。蓋由二公平生學道。性地純一。神觀清淨。於一念頃。遂見前世。予因論此。偶有所感。誦白公手把楊枝臨水坐。閑思往事似前身之句以太息云。

辨前輩論古今人文長短

後山居士言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予瞻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論得今人之短。宋尙書云。老子道德經爲至言之宗。屈平離騷經爲詞賦之宗。司馬遷史記爲紀傳之宗。左丘明工言人事。莊周工言天地。此論得古人之長。雖然。要不可偏廢。論人者無以短而棄其長。亦無以長而護其短。自論則當於長處出奇。短處致功。或問霍王所長於處士劉元平。答曰。無長。論者不

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此語誠是。然此等人難得。

論作文工夫

歐公嘗言古詩中時作一兩聯屬對。尤見工夫。觀公內制集序云。若夫涼竹簟之暑風。瞻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乃知公不獨用之於詩也。予三復此語。並誦淵明歸去來辭。舟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又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因思乎文中時復作四言句。使相間錯成文。又益奇也。

歐公作文擬韓文

韓文重於今世。蓋自歐公始倡之。公集中擬韓作多矣。予輒能言其相似處。公祭吳長史文。似祭薛中丞文。書梅聖俞詩稿。似送孟東野序。弔石曼卿文。似祭田橫墓文。蓋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倣其句讀而已。孫樵嘗言自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據其所言。似有來處。然樵之文。實牽強僻澀。氣象絕不類韓作。而過自稱許。嫫母捧心。信有之矣。吾嘗謂韓氏之牆數仞。樵輩尚未能造其藩。敢言文乎。

前輩文人相獎借

歐陽公不得不收東坡。所謂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者。其實掩抑渠不得也。東坡亦不得不收秦少游黃魯直輩。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少游不遇東坡。當能自立。必不在人下也。然提獎成就。坡力爲多。

文體

以文體爲詩。自退之始。以文體爲四六。自歐公始。

評詩句可作畫本

東坡詠梅。有竹外一枝斜更好之句。此便是坡作夾竹梅花圖。但未下筆耳。每詠其句。便如行孤山籬落間。風光物彩來照映人。應接不暇也。近讀山谷文字云。適人以桃杏雜花擁一枝梅見惠。谷爲作詩。不知惠者何人。然能如此安排。亦是不凡。正如市倡東塗西抹中。忽見謝家夫人蕭散。自有林下風氣。益復可喜。竊謂此語。便可與坡詩對。畫作兩幅圖子也。戲錄於此。將與好事者以爲畫本。

前輩讀書不似今人滅裂

世傳蔡相當國日。有二人求堂除。適有一美闕。二人競欲得之。乃皆有薦援也。蔡莫適所與。卽謂曰。能誦得盧仝月蝕詩乎。內一耆年者。應聲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鴻暢。一坐盡傾。蔡喜。遂與美除。頃因夜話及此。予因歎前輩讀書。類皆成誦如此。不似今人滅裂。艾愼幾云。月蝕詩要是難誦。遽讀之。有不能句者。予曰。柳子厚天對更自難讀。時時問人。人皆不解。蓋其屈曲聱牙。不獨三盤五誥也。只此便可試侍讀侍講矣。闔坐大笑。

為文要得頓挫之法

予因學琴。遂得為文之法。文章妙處。在能掩抑頓挫。令人讀之。亹亹忘倦。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相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止。失勢一落千丈強。此頓挫法也。退之與李翺書。並用其法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食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近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誠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詩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議論。其安能有所合乎。又云。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皇皇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繼。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清潔不汙而處其所可樂哉。大略如此。觀其筆力。覆仰頓挫。文采燦然。與穎師琴聲何異。

論詩人下句優劣

詩人有俱指一物。而下句不同者。以類觀之。方見優劣。王右丞云。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子美云。好把茱萸子細看。此三句皆言茱萸。而杜當為優。又如子美云。魚吹細浪搖歌扇。李洞云。魚弄晴波影上簾。韓偓云。池面魚吹柳絮行。此三句皆言魚戲。而韓當為優。又如白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

李賀云。桃花亂落如紅雨。王勃云。珠簾暮捲西山雨。此三句皆言雨。而王當爲優。學詩者以此求之。思過半矣。

文字各有所主未可優劣論

撒鹽空中。此米雪也。柳絮因風。此鵝毛雪也。然當時但以道蘊之語爲工。予謂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卽今所謂米雪耳。乃知謝氏二句。當各有所謂。固未可優劣論也。東坡遂有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此是且圖對偶親切耳。

借西子形容西湖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識者謂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有詩云。雲山已作歌眉斂。山下碧流清似眼。予謂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識西湖。但看此詩。

辨論東坡書傳

予在永嘉。與陳元智共論東坡書傳。至顧命。成王崩。方殯。康王釋服離次。出車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迎。以爲失禮。歎訝久之。予曰。唐呂諲。乾元二年。同平章事。以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衰拜賜。人譏其失禮。此殆與周成王事無異也。元智曰。不然。康王雖幼。成王子也。周公雖已死。召公尙在。不容失禮如此。以坡語爲非是。予固不然其語。

然未有以難之。自爾遂歸。其後因讀春秋。及魯郊禘事。見先儒謂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成王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而孔子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因思成王在時。已有此失。況康王乎。當賜周公天子禮樂時。召公豈不在。中夕臥念及此。不覺拊髀曰。恨元智不在。當折其角矣。聊記於此。異日會面。當理前話作第一問。以發一笑。

讀書當講究得力處

古書中頗有贅訛處。便是禪家公案。但今人未嘗體究爾。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不知所隱者何事。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道。孟子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不知所喻者何物。此豈區區口耳所能說也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而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子路問死。又問事鬼神。古之達者。類有以知此。至其得力處。曾子病革而易簀。子路臨死而結纓。蓋於死生之際。其嚴如此。願但設教自有先後爾。豈知今之俗學。乃全不考究。以六經爲治世語言。至欲求道。則以爲盡在浮屠氏。嗚呼。此宜今世脫空漫語者之所以得肆其欺誕而不顧也。

因登山而感所見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所登愈高。所見愈大。天下之理。固自如此。雖然。孔子豈但登泰山而後知天下之小哉。此孟子所以有感於是也。東坡嘗用其意作廬山詩曰。橫看成嶺側成峯。遠近看山

總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知此則知孔子登山之意矣。無爲楊次公奉使登泰山絕頂。雞一鳴。見日出。由是而言。則世之不見日者尙多也。

言語忠厚

章子厚嘗言。飢時遇不相識。亦須索飯。飽後見爺亦不拜。此最害理。子厚寧以一飽而遂忘其父乎。不似范文正公善言飢飽。公嘗監泰州西溪鹽場。西溪素多蚊蚋。作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求早替。不要問前程。雖片言亦自有忠厚之氣。

讀竇灌田蚡傳

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論蒲廬卽蠙蜬

鄭氏禮記以蒲廬爲蜾蠃。謂土蜂也。沈存中曰。不然。蒲廬卽蒲葦爾。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而繼之曰。夫政也者。蒲廬也。蓋蒲葦之爲物。不擇地而生。蔌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爾雅云。蜾蠃蒲廬。郭璞云。卽細腰蜂也。俗呼蠙蜬。今以蒲廬爲蒲葦。恐無是理。當以爾雅鄭氏爲正。然予觀遯齋閒覽。又以蜾蠃、蠙蜬、蒲廬、爲三種。銜泥營窠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爲窠者。名蠙蜬。窠於書卷或筆管者。名蒲廬。不知遯翁何所據而言此。酉陽雜俎又曰。予書齋前多蠙蜬。蓋好窠於書卷筆管中。祝聲可聽。此卽與遯齋所謂蒲廬無異。又別一種云。顚當窠深如蚓穴。網絲其中。土蓋與

地平．則又似所謂蠐螬者．要之．名狀雖不同．然今流俗但總呼爲蠐螬云．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二

論易陰陽

吾先兄慶長嘗語予往守官舒州懷寧日嘗與教官同候太守坐間守問教授曰如何是一陰一陽之謂道教授曰道者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問如何是陰陽不測之謂神答云神者在陰而陰不測在陽而陽不測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也守甚喜其言慶長對予再三誦之予惜不記其人名字慶長亦能易予從問大衍之數虛一不用當其不用一歸何處慶長舉起算子一把良久笑云甚處去耶此亦有理

歐陽公信經廢傳

予愛歐陽公學術議論然嘗恨其信經太過反泥而不通公之論以洪範周易無河圖洛書之事繫辭上下非聖人之作其於春秋謂隱公非攝位而趙盾許止者是眞弑君者也若然則河陽之狩爲眞狩矣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公獨以爲是武王卽位之十一年武王八十三卽位九十三而終安得十一年始伐紂而經復云十三年乎大抵後世去古既遠言古事則當以古爲正古人之傳雖時有疏誤然或當時師傅之說猶存或亦有簡牘之記可以爲據未易盡廢也如書六宗四載與秦八神漢太一之類此豈可以私意附會穿鑿而爲之哉論語曰魯衞之政兄弟也司馬遷以爲此孔子爲出公哀公發也齊桓

公法而不譏。歐陽以爲此孔子爲哀姜發也。二人者。去古未遠。多見先秦古書。其爲是說。則必有所本。而今世人遂以此意鹿之。夫豈勝異說哉。歐公必以傳爲不足信。過矣。又如詩之頌作於成王時。公以爲昊天有成命言成王不敢康者。當是康王時詩也。執競言不顯成康者。當是昭王時詩也。此皆執文害意信經廢傳之過。

辨惠洪論東坡

僧惠洪覺範嘗言。東坡言語文字。理性通曉。蓋從般若中來。然嘗恨其窺幻夢。如隔霧見月。雖老而死者。聖達所不免。譬如晝則有夜。而坡欲白日仙去。竟以病而歿。蓋徐師川亦云。予以爲不然。坡公胸次。韜藏萬象。洞視八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易其樂者。顧嘗好寫字畫竹。談笑之餘。猶復留意養生。蓋游戲爲之。於道不妨也。公詩云。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此豈生死夢幻所能蔽障乎。覺範之言。良亦未是。然予笑覺範亦自有癖。常好作詩。陳瑩中以書痛誡之曰。比丘以寂默爲事。五十三善知識中。惟法雲等五人可名比丘。彼於行住坐臥。所爲所念。永與世隔。公既不忘僧事。直欲追侶先覺。則於世間文字。不宜貪著太深。書數千言。然覺範爲之不衰。惟古之達者。無物非眞。無不可以寓其意者。養生作詩。比諸古人結髽蠟屐。聊當一戲。亦復何害。

李德裕託遣悶之說歸咎武宗

李德裕云。嘗於便殿對武宗言及方士。上曰。宮中無事。以此遣悶爾。予竊疑其非武宗之言。按唐紀會昌

五年正月。作仙臺於南郊。六月。作望仙樓於神策軍。至八月。遂大毀僧寺。復僧尼爲民。顧其行事如此。豈但解悶而已。會昌之政。德裕爲之。其深信道家之說。恐非但武宗之意。予讀會昌投龍文。見武宗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炎上眞人。而德裕茅山三像記。則自號上淸玄都大洞三景弟子。蓋其君臣相傚。所爲如此。於是知解悶之語。實一時之飾說。德裕記此者。誠恐天下後世議己。故以此歸咎於其君爾。不然。則德裕於此。不容無說。德裕誠有意於諫。何不以憲宗之事告之。憲宗時。李絳等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等欲退。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等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武宗解悶。得毋有與講天下事以爲樂者乎。吾故以德裕實託此語。以歸咎於其君者。不然。則德裕亦可謂不善補闕者矣。

辨論語分章句

論語自有章句。而說者亂之。論語中固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兩句正是古語。其下曰。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云者。乃是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爲是說也。以類求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不常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凡此類皆因上句而立說。則上句乃亦古語爾。弟子因而併記之。章次如此說者。以其知語無子曰字。遂或以上句。附前段而爲說。至以唐棣比可與權。誤矣。又如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其下繼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此宜是一章。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說者以爲四科。蓋是孔門中當時有此科目。弟子記之。遂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其後。以見顏閔所以列於德行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此二子曰連四科而爲說亦可。蓋文理或然爾。以類求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四句。必亦當時有此品論。其下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者。亦與記顏閔同也。此當是一章。又如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繼以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至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亦是一章。文勢與前一章正是一類。說者又以其始語無子曰字。多以四科連上文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爲一章。若然。則柴愚參魯。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子路對荷蓧丈人處併而爲一也。而可乎。論語章句如此。而說者亂之。遂失其義。茲不可以不正。

文章有奪胎換骨法

文章雖要不蹈襲古人一言一句。然古人自有奪胎換骨等法。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歐陽公祭蘇子美文云。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斥。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破。震汗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世人但知誦公此文。而不知實有來處。公作黃夢升墓銘。稱夢升哭其兄之子庠之辭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闃然滅泯。公嘗喜誦之。祭文蓋用此爾。夢升所作。雖不多見。然觀其詞句。奇倔可喜。正得所謂千兵萬馬之意。及公增以數語。而變態如此。此固非蹈襲者。其後東坡跋姜君弼課業亦云。雲興天際。欻若車蓋。凝曛

未瞬。瀰漫濛霧。驚雷出火。喬木麋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靈綆四墜。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此三者語各不同。然只是一意。前輩作者用此法。吾謂此實不傳之妙。學者卽此便可反隅矣。

詩評乃花譜

予嘗與林邦翰論詩。及四雨字句。邦翰云。梨花一枝春帶雨句。雖佳。不免有脂粉氣。不似朱簾暮捲西山雨。多少豪傑。予因謂樂天句似茉莉花。王勃句似含笑花。李長吉桃花亂落如紅雨。似薝蔔花。而王荊公以爲總不似。院落深沈杏花雨。乃似闍提花。邦翰撫掌曰。吾子此論。不獨詩評。乃花譜也。

鍾會王徽之會禪

吾嘗語吾兄子丞。昔嵇康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造焉。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又王徽之聞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往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笑良久。主人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此兩人者。便是會禪矣。子丞喜談禪。故以此戲之。子丞徐曰。原壤夷俟。孔子以杖叩其脛。此杖豈非是德山棒乎。予遂把一界云。是孔子杖。是德山棒。

王韶悔殺伐

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年出知洪州。頗多悔恨。棲心空寂。冀有以洗滌之。嘗請佛印元公升座。元知其意。炷香曰。此香奉爲殺人不瞚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于時一衆莫不稱善。韶聽之。亦悠然意消。後疑

心未歇。又問黃龍心老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老曰。譬如有人。貧時負債。及富而遇債主。其必償乎否也。韶曰。必償。曰。然則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何。韶自是怏怏不悅。未幾。疽發背而卒。古人有曰。病不除根。遇毒還作。殆韶之謂耶。

孔子老子皆是菩薩

予讀僧寶傳。見南昌潘延之嘗與英邵武同游西山。夜宿雙嶺。因語英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宜合孔子。英曰。子何以驗之。曰。聞龍潭在天皇座下日久。未蒙發藥。一日啓曰。弟子服膺師問。非不盡心。卒未聞一言之賜。願丐慈悲。天皇曰。十二時中。何嘗不告汝。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食來。並爲汝愛。汝問訊。我舉手。負汝何事。潭於言下有契。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豈不然哉。英曰。楚人以山雞爲鳳凰。人以爲笑。不意吾子此論似之。潘遂休去。予謂學佛者。知佛而不知孔子。其以孔子爲山雞。佛爲鳳凰。固無足怪。復讀萬善同歸論。見壽禪師云。孔子、老子、皆是菩薩化身。孔子乃儒童菩薩。老子乃迦葉菩薩。忽念英師所言。不覺失笑。因戲語學佛者曰。奈何反令爾鳳凰化爲山雞乎。其人無以應。

牧魚投餌

陳文壽嘗語予。有人于庭楹間。鑿池以牧魚者。每鼓琴于池上。即投以餅餌。魚爭食之。如是者屢矣。其後魚但聞琴聲丁丁然。雖不投餅餌。亦莫不跳躍而出。客不知其意。餅餌也。以爲瓠巴復生。予曰。此正宋齊

丘所謂食化者。齊丘曰。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如此。則庭下之魚。可名丁丁。文燾大笑。

酒局清談

予嘗造故人林邦翰于東坡酒庫。因與儀眞艾愼幾邂逅。遂爲傾蓋之交。時乙丑三月也。予以再不利去官。而二公者亦倒。獲譴于簿書。皆宜有不遇之歎。然當此時。都人士女。方幸一時之無事。日日出游湖上。而予乃日陪二公坐酒局中清談。終日語不及榮利。視其貌皆有不足之色。其迂如此。一日。邦翰自城中歸。語予曰。錢塘門外。眞如錦繡矣。予次日復爲艾丈言之。坐間相與歎息。予因詠萊公句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遂不覺相視而笑。

論孟子之書有巧妙處

文章鋪敍事理。要須往復上下。宛轉鉤貫。令人一讀終篇。不可間斷。方爲盡善。蓋自六經論語之外。惟孟子最爲巧妙。今錄二章於此。可見其法。如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吾謂此一章。似長江巨浸。瀰漫無際。而渾浩回轉。不可名狀。又如萬章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吾謂此一章。似百泉懸水。下注萬仞。怒沫狂瀾。乍起乍狀。湧洞洶湧。而觀者竦然。蓋此二章文字。曲折萬變。而首尾渾成。理致詳盡如此。此孟子之妙處。而學者不論。予故表而出之。恐亦後學者之所宜聞也。

帝王文章富貴氣象

帝王文章。自有一般富貴氣象。國初。江南遣徐鉉來朝。鉉欲以辨勝。至誦後主月詩云云。太祖皇帝但笑曰。此寒士語爾。吾不爲也。吾微時。夜自華陰道中。逢月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鉉聞。不覺駭然驚服。太祖雖無意爲文。然出語雄傑如此。予觀李氏據江南。全盛時。宮中詩曰。簾日已高三

丈透。金鑪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將花蕊嗅。別殿時聞簫鼓奏。議者謂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者異矣。然此盡是尋常說富貴語。非萬乘天子體。予蓋聞太祖一日與朝臣議論不合。歎曰。安得桑維翰者與之謀事乎。左右曰。縱維翰在。陛下亦不能用之。蓋維翰愛錢。太祖曰。窮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以此言之。不知彼所謂金鑪香獸紅錦地衣。當費得幾萬貫。此語得無是措大家眼孔乎。

林子山詩

林子山詩。亦多佳句。其自敍過門人指朝郎宅。入室渾如野老家。人皆許其有隱者之致。然輕薄子猶誦其出山詩云。尺書中夜至。清曉卽揚鞭。人謂子山三詔不起。於是聞者莫不絕倒。

孔孟顏子之辨

孔子所言。說自己事。孟子所言。說聖人事。此孔孟之辨。顏子氣厚。孟子才雄。此顏孟之辨。

李林甫一計陷數人

李林甫只以一計。前後陷數人。人皆不悟。李適之與李林甫不協。林甫卽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願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比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本王氣之所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不親。嚴挺之徙絳州刺史。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才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

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紿挺之使稱疾願就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卽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吒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帝嘗大陳樂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絕道去帝愛其蘊藉稱美之明日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爲華州刺史絢由是廢此三人者皆在林甫掌股上爲所玩弄而不知也信姦人之雄乎然以予觀之使適之不貪富國之謀挺之不起大用之念盧絢不憚交廣之行林甫雖奸計何施乎

郭彰截君角

予讀左氏右尹子革與王言如響析父語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子革乃誦祈招之詩嘗戲謂子革固善諫矣然使劉暾聞之則子革不免爲弒君劉暾正色詰郭彰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擅寵作威福天子法官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衆人解釋乃止今子革乃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子革不亦危哉每讀至此不覺失笑以吾觀之劉暾之言正似兒戲而史臣乃載之以爲鯁直何耶

捫蝨新話上集卷之三

本朝文章亦三變

唐文章三變。本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各自立門戶。不相蹈襲。其末流皆不免有弊。雖一時舉行之過。亦事勢有激而然也。至今學文之家。又皆逐影吠聲。未嘗有公論。實不見古人用心處。吾每爲之歎息。

金曰從革

李季長嘗語予。昔嘗問羅疇老洪範金曰從革新義。云能從能革。而荊公洪範傳又云。金性能從。惟革者之所化。二義不同。未知孰是。疇老云。嘗如釋迦十六弟子。各說第一義。二說皆通。無可揀者。予謂王氏之學。率以一字一句較其同異。而父子之論。自不能一如此。迨其末流之弊。學者不勝異說。未論成湯帝堯。且論昔在在昔。諸所穿鑿。皆如此類。予竊不取。

儒釋迭爲盛衰

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爾。荊公忻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

論也。遂記於案間。予謂馬大師等。在孔子上下。今不必論。然自馬大師之後。釋門又復淡薄。收拾不住。絕無一人。何也。豈其復生吾儒中乎。近世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范蜀公、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行之所成就。眞佛法也。豈復在馬大師下乎。吾以是知儒釋二教。殆迭爲盛衰。不知歐公後數十年。當復生釋氏中。未可知也。方當吾儒生聖賢之時。要不可使邪說詭服者得以自肆。可也。雖然。吾豈與今世所謂脫空漫語者較其上下耶。惜荊公不聞此語。

王沂公李順之優劣

艾慎幾嘗爲予言。咸平中。王沂公狀元及第日。嘗於佛寺中供僧一年。人以爲難。近建炎初。李順之廷對第一。以當亂離之後。亦於揚州僧寺。特施錢二緡。轉大輪藏。欲爲陣亡戰士追福。由是聞者笑之。謂其所欲者奢也。予謂李公平生滑稽玩侮。無所不至。乃欲以二千錢爲陣亡追福。便可想見其爲人。然王李優劣。於是可見。

論萬安橋記與蘭亭序

蔡君謨作泉州萬安渡石橋記。文字極簡古。然予謂已剩却八言。蓋既言其長二千六百尺。翼以扶欄矣。不當又言如其長之數而兩之。此八字爲贅。吾叔可用云。前稱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工。以字亦未穩。凡言以者。如左氏所謂能左右之也。橋之訖工。豈可以人意左右之哉。予曰。似此細看。便無全篇。只如桑指於淵。梁空以行。是橋皆如此。此亦可刪矣。蘭亭序豈非佳作。然天朗氣清。不合時景。絲竹管絃。語又重

複。故不得入選。乃知文章之病。古人未免也。予因語坐客。呂不韋著呂氏春秋。懸千金咸陽市門。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義之君謨。得無多費金乎。衆爲一噱。

憲宗忌韓愈諫

韓文公論佛骨表。其說始於傅奕。奕之言曰。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髡髮。五胡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虛祚短。事佛致然。愈特敷衍其辭耳。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言劫之。冀從其諫爾。不意憲宗忌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哀謝。憲宗曰。愈誠愛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誠不可。然憲宗自是不善聽諫。賈誼言於文帝曰。生爲明帝。死爲明神。顧成之廟。名爲太宗。當天子春秋隆盛之時。以死生言之。然文帝不忌也。使愈當此時。庶幾其說得行哉。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

班固劉琨揚雄誤稱古人

古人讀書。時有滅裂。范武子晉士會也。而古今人表。置士會於中上。列武子於上中。名且未識。尙能定其高下乎。劉琨詩曰。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蓋一事而疊用之。是又不知宣聖名字耶。法言曰。昔者顏回嘗睎夫子矣。正考父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此亦子雲之誤。據正考父本非作頌之人。而公子奚斯者。又但作寢廟而已。何所睎之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便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此又可笑。然其誤已自子雲始。

詩人多寓意於酒婦人

荊公編李杜韓歐四家詩。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曰。李白詩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句言婦人酒爾。予謂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當游戲萬物之表。其於詩。特寓意焉耳。豈以婦人與酒能敗其志乎。不然。則淵明篇篇有酒。謝安石每遊山必攜妓。亦可謂其識不高耶。歐公文字。寄興高遠多喜爲風月閑適之語。蓋是倣太白爲之。故東坡作歐公集序。亦云詩賦似李白。此未可以優劣論也。黃魯直初作豔歌小詞。道人法秀。謂其以筆墨誨淫。於我法中。當墮泥犁之獄。魯直自是不復作。以魯直之言能誨淫。則可以爲其識汙下。則不可。

辨戛擊鳴球搏拊琴瑟與方叔率止鉦人伐鼓

沈存中筆談。說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謂鳴球。非可以戛擊也。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搏且拊。所謂手舞足蹈之而不知其然者。若然。則鳴球琴瑟。當不成聲。何名爲樂乎。觀詩新義云。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鉦所以退而止。鼓所以動而進。方其動而進也。鉦人亦奮而伐鼓。則士勇於進可見矣。夫鉦鼓各自有人。今使鉦人奮而伐鼓。不幾於亂行乎。此兩說自是一類。予嘗以其語戲作一對句云。士勇而前。致鼓鉦之亂擊。樂和之至。令球瑟以無聲。此亦可以撫掌。

讀法華經得相法

僧文曉者。以相法自言。予與之語。詰其所得。曉曰。吾法不從人授。吾少讀法華經。至第六卷。見吾佛言。若復有人語餘人言有法華經。可共往聽。是人功德轉身。得與陀羅尼菩薩共生一處。利根智慧。百千萬世。終不瘖痘。口氣不臭。舌嘗無病。口亦無病。齒不垢黑。不黃不疏。亦不缺落。不差不曲。唇不下垂。亦不褰縮。不麤澁。不瘡疹。亦不缺壞。亦不偏斜。不厚不大。亦不黧黑。無諸可惡。鼻不匾匾。亦不曲戾。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窈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唇舌牙齒悉皆嚴好。鼻修高直。面貌圓滿。眉高而長。額廣平正。人相具足。吾三復玩味。於是得相法焉。予初駭其言。因戲語曉曰。佛語無妄者。聽法華經。人得如是相。好無疑矣。然爾持此法以往。必須見有如此人方合此法爾。且如吾書中。言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衛靈公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三尺。廣三尺。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叔孫敖突禿長左。較軒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短瘠微小。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定楚國如反掌。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鬐。伊尹之狀。面無鬚眉。堯舜參眸子。桀紂長巨姣美。筋力越勁。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僇。如此等人。與法華經所說。是已不合。爾當以何法相之。曉遂無語。固知其無術。然能言因讀法華經而得相法。亦可善世。必有悟此者。但曉非其人爾。因記於此。幾一見云。

左氏孟子司馬遷揚雄失論語之意

論語本無異義。然前世頗有因其言而失之者。司馬遷書伯夷傳。載伯夷叩馬而諫父死不葬之語。是因

孔子有餓于首陽之事而增益之也。宰我傳載宰我與田常作亂事。是因孔子有宰予無三年愛於父母之說而妄意之也。遷於著述勤矣。然其爲人淺陋不學。疏略而輕信。多愛而不能擇。故其失如此。予獨喜孟子於伊尹不信割烹。於百里奚不信食牛。於孔子不信侍人瘠環之事。辨證甚明。過遷遠甚。然於論語亦不能無失。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因之。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不謂孔子以仁許之也。孔子曰。子產。惠人也。孟子因之。故曰惠而不知爲政。而不謂其有君子之道四也。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意謂必立然諾以爲信。必犯患難以爲果者。乃所謂小人也。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則非孔子去食去兵之意矣。凡此皆因孔子之言而失之者也。孟子猶然。況太史公乎。論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草當與天造草昧之草同。而左氏因之。遂謂裨諶謀於野則獲。其後揚子雲作法言。以擬論語。孔子曰。君子不器。而揚子便曰君子不械。是何等語。此又在史遷下矣。可以發千載一笑。

治國若烹鮮

吳世英嘗謂予治大國若烹小鮮。是有二義。蓋自寬厚者言之。則曰宜勿煩擾。自刻薄者言之。則曰當加鹹酸也。予知其戲。因語之曰。太史公所謂申韓刑名慘刻。而皆原道德之意。無乃是乎。

孟子之書難讀

孟子之書。有一言而可以萬世行之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之書。要自難讀。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如此。

近日學者。遂立一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師商樊遲原壤之弊

揚墨之道。倣於師商。許行之學。兆於樊遲。西晉之餘習。基於原壤。

荆公字說多用佛經語

荆公字說多用佛經語。初作空字云。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空從穴從工。後用佛語改云。無土以爲穴。則空無相。無工以穴之。則空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此語比舊爲勝。維摩詰經曰。空卽無相。無相卽無作。無相無作。卽心意識。法華經云。但念空無作。楞嚴經曰。但除器方。空體無方。荆公蓋用此意。又如云追所追者。止能追者。走而從之。搔手能搔所搔。牂柯以能入爲柯所入爲牂之類。此能所二語。亦出佛經中。圓覺經曰。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生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佛經謂能所者。彼此義也。古書中本無此語。予嘗與坐客論此。因舉古尊宿陳睦州。嘗問一座主解二十四家書是否。主云。不敢。睦州遂於空中點云。還識這箇麼。其人罔措。睦州笑云。永字八法也不知。予語已。遂於空中點一點。問客云。且如荆公一部字說。多用佛經語。還曾用得這箇否。客又罔指。

通應子魚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所出也。荆公詩遂誤用。謂長魚俎上通三印。東坡又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此皆是傳聞之誤。孟子譏緣木求魚者。以其無有也。而范蜀公言。蜀

中實有一種魚在樹上。聲如嬰兒啼。其名鮎魚。此則孟子亦有未聞者矣。荀子曰。蟹六跪而二螯。然蟹實八跪。方知蔡君謨不識鼈蜞。未足多笑。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

老杜詩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實。堪出題目。餘人詩非不佳。但可出題者終少耳。好詩與好句正自不同。

唐明皇殺三子

唐明皇一日殺三子。雖大衾長枕。情乎。

顧愷之張長史精於書畫

顧愷之善畫。而人以爲癡。張長史工書。而人以爲顛。予謂此乃二人之所以精於書畫者也。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

山谷欲效佛氏獻食

山谷嘗約釋氏法。作士大夫食時五觀。此亦古人一飯不忘君終食不違仁之意。近時士大夫乃多效浮屠家以鉢盂而食。食時謂之展鉢。無乃好奇之過。

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爾。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具倒用大司農印手段

始得。

三舍文弊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語言。習尙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有致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趨時立本相公。惟其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閒者。樂人也。于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文弊也。

文貴精工

世傳歐陽公平昔爲文。每草就紙上。淨訖卽黏挂齋壁。臥與看之。屢思屢改。至有終篇不留一字者。蓋其精如此。大抵文以精故工。以工故傳遠。三折肱。始爲良醫。百步穿楊。始名善射。其可傳者。皆不苟者也。唐人多以小詩著名。然率皆旬鍛月鍊。以故其人雖不甚顯。而詩皆可傳。豈非以其精故耶。然人說楊大年。每遇作文。則與門人賓客。投壺奕棊。語笑喧譁。而不妨屬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頃刻之際。成數千言。以此似爲難及。然歐公大年。要皆是大手。歐公豈不能與人鬬捷哉。殆不欲苟作云爾。予每見同舍臨文之際。試就借觀。則曰此草草率課爾。予把定戲曰。恐君精思。亦莫止此。其人雖心不悅。然知其戲。亦率無以應。予遂皆笑而罷。

說夢

商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己道之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亦

不見之．蓋歎之云爾．而或者便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此是癡人前不得說夢爾．伊川謂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之夢自別．則又夢中說夢也．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爲荊湖北路提舉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使．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見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是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論蘇黃文字

蘇黃文字妙一世．殆是天才難學．然亦尙有蹊徑可得而尋．東坡常教學者．但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又或令讀檀弓上下篇．魯直亦云．文章好奇．自是一病．學作議論文字．須取蘇明允文字觀之．並熟看董賈諸文．又云．欲作楚辭．追配古人．直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講學之．然後下筆．譬如巧女文繡妙一世．若欲作錦．必得錦機乃能作錦．觀其所論．則知其不苟作．不似今之學者．但率意爲之．便以爲工也．世人好談蘇黃多矣．未必盡知蘇黃好處．今毛詩國風與楚辭檀弓並在．不知當如何讀．曲折處當復如何．蘇黃之作又復如何．李太白曰．但得酒中趣．勿爲醒者傳也．然雖如是．與其遠想頗牧．不若暗合孫吳．便是蘇黃猶在．

論硯發墨

予聞之歙人曰．佳硯石．如側紋板旁有牆壁者．佳石也．其人因出一眉子硯相示．四邊若蜂窠然．予遂問硯之發墨者．以何爲驗．其人曰．硯之發墨者．謂石之精潤．能發墨之光華爾．只如此硯．雖經年不滌．舊墨

塵積，但磨新墨用之，愈見光彩。如此方名發墨，若凡硯不去舊墨，則敗腐不堪用矣。其言頗有理。然予見歐蘇諸公所論發墨，與此似異。故遂記之，以廣所聞。

彭乘批答之謬

世傳彭乘爲翰林學士時，田況知成都，方兩蜀荒歉，人民流離，況繼度劍門，卽發倉賑濟，上表待罪。乘爲批答云：繼度劒門之險，便興惻惻之情；邊帥有乞朝覲者，詔許秋涼卽塗。乘復爲批答云：當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至今爲笑。又王平爲侍御史，故事，拜御史滿百日不言，罷爲外官。平上事垂滿百日而未嘗一言，衆以其有待而發也。一日聞其入劄，咸共傾耳，意其必論大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辭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鬈如之髮！又有楊安國者，爲侍講，講論語至一簞食一瓢飲，乃操俚語曰：官家顏回甚窮，但有一籮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遽啓曰：官家孔子教人也須要錢，上大哂之。山林之士，望翰苑經筵，與夫烏府柏臺，言事之職，不啻如在天上，意其文章議論，非復人間常語，然傳於世者，時有此曹，乃適足以資林下之一噱而已。方知伏獵侍郎，杕杜宰相，與華省名郎錯判芳洲杜若者，信有之矣。吾爲乘等援唐人之謬，復誦淵明之詩曰：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假令乘等尙在，聞吾此語，亦當一笑。